

腊月

舒添宇

时光的脚步迈进腊月意味着年轮即将转换，不远处的年在召唤着。虽在深冬，却并不十分寒冷。年关一场雪加剧了气温的清寒。腊月里的雪，妙不可言，无论大小都会使人产生一种恍如隔世的美，古风古韵，情味十足，称之为瑞雪最贴切不过。如果雪来得斯文，地面上干净得像从没有来过一样，只是高处存留着薄薄的一层，仿佛栖息着一个写意的梦。若是下得成猛，雪就会主宰整个世界，除却裸露的岩石、褐色的河流、青黑的树干、斑驳的墙壁、行走的旅人，其余都是纯净洁白的，晃得眼睛生疼的白。这样的世界里，人们大多宅家而居。静静的雪，静静的岁尾时光，太闹了反而引人生厌。屋外升腾起的炊烟或者炉子里的烟也是静静的。岁月河流缓缓流向了新年，腊月是集结令，是节点，一切的静美都朝着这个节点纷沓而来。

雪后初霁。融融暖阳烘暖了城市乡野，

烘暖了亭台楼宇，烘暖了向阳的墙角、院落，人心生出暖意。趁着阳光凑堆侃大山、吹大牛，闲扯、抽烟、喝茶，时光过滤了庸常生活中的困顿烦恼。晒暖暖是他们的专利。不经意间，角落处的蜡梅悄悄地露出笑脸，先是一点点，越来越妖娆，直到明黄一片。光秃秃的枝条成扇形向外扩散，形成好看的造型。猫儿狗儿也许闻到了梅香，忍不住用慵懶的身子蹭下梅枝，惬意地走开。腊月里的寒梅都是岁月的叛逆者，偏偏要凌寒独自开。迎春花的米粒样花苞渐渐明媚起来，不留神就会“扑哧”一声，早早送上春天的第一声问候。枇杷花早已凋谢，乳白的花已在枝头抱香死，不曾吹落北风中。至于温室里的奇花异卉，养尊处优，在花农的精心养护中千娇百媚，称得上是植物中的贵族。要过年了，居室里供养几盆鲜花，有种别样的美感。日子过得像花一样，绝不仅仅是一种理想。

腊月岁寒中，田野里一派寂静空落，土地也清闲无趣，起起落落的鸽群光影跃动，让腊月田园变得灵动多姿。各家菜园里却是另一番景象，热热闹闹，热气腾腾。小葱青如碧玉，大蒜苗色如翡翠，茼蒿绿绿，菠菜青青。菜园是烟火生活的另一块责任田，主人侍弄起来格外卖力，不然，舌尖上的享受就得大打折扣。看着各家烟窗里袅袅升起的炊烟，宣告着主人的殷实富足。柴米油盐酱醋茶里，氤氲着菜园的葱姜蒜的芬芳，如此生活是不是活色生香？

进入腊月，过年的按钮被渐次打开，置办年货是腊月最鲜明的主题，舌尖上的追求又是重中之重。年轮的曲线即将闭合，生活的单元翻篇换页。逝者如斯，新旧交替，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个伟大的转折。精心办年，扮靓新年，也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赞。于是乎，主妇们开始忙碌起来，厨房里烟火不断，蒸蒸煎煎，热闹非常。杀年猪、打豆腐、蒸年糕、熬

年糖、爆米花、酿黄酒。屋里屋外，窗明几净，装扮一新。扫扬尘、剪窗花、祭灶神、过小年。烟花爆竹永不过时，二踢脚带着尖利的哨音蹿向高空，随即发出清脆的爆炸声。腊月的空气弥漫着似有若无的火药清香，这是乡土年的特色味道。

“小孩小孩你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腊八粥，喝几天，哩哩啦啦二十三。二十三，糖瓜粘。二十四，扫房子。二十五，磨豆腐……三十晚上熬一宿，初一初二满街走。”这首童谣传唱了千年之久，唱的是腊月里的多彩年事，诵的是腊月里的人间烟火味。腊月走到尽头，除夕姗姗来临。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丰盛的年夜饭端上桌，家人们围坐一起，觥筹交错，把盏言欢，享受着团圆的欢喜，领略着亲情的甜蜜。团圆是福，团圆最美。国强民富，国泰民安，这才是流光溢彩向往之的幸福年景。

世相(组诗)

冀卫军

父亲

每次想您了，只能看看相框里年轻时的模样，不经意已过了四十七年，我和您拥有着同样的年纪。当我的孩子

追问起您的过往，请原谅我离开了照片，对您的一生只剩下局部的道听途说。余生

我们站在了同一个起点上，我要走的路也是您未曾走过的路，干脆就一起作伴同行

下在午夜的雪

午夜的雪，比一只猫移动的脚步还轻，却依然惊醒了失眠者的眼睛，它比白天的雪更善良和仁慈，悄悄覆盖掉泥土的伤口和裸露的污垢，一场梦就有了一个美丽的背景。午夜的雪

像角落里静静绽放的花，远离喧嚣独自敞开心扉，放飞自我的怯懦和镣铐，放任任性倾吐出心口的喜悦与浊气，绝不与丑恶同流合污。午夜的雪

像久别重逢的孪生兄弟，需要畅饮一壶陈年老酒，即使冬夜，也依然热气腾腾

世相

当我们谈起感情，或者爱你的真诚足以乱真，直到头颅一次次磕碰到斑斑血迹。你所说的

愤怒和质问，可以换取所有的原谅，包括附加的伤害也可以一谈而过。不敢再去

倾心付出全部的爱，只是不愿再承受一个人绝望的煎熬。一个人

没有失眠过，就不足以奢谈夜的黑和深，即便称兄道弟也往往只是一种自欺和错觉。甚或

不如做一个陌路人

大雪记

生命中第一场雪，是母亲赐予我的，雪成了我的另一个别名。渴望雪

如同一次次重生，让我重新做回我自己，天地间仅留下干净和善良，为我一次次洗礼和加冕。母亲走后

我迷失在一场大雪中，不惧怕冷风和孤单，而是无法篡改的心痛和心碎。注定

还在等最后一场雪，不再为了重生，而是用来与世界告别

欢呼里游走巷子，盘绕老海叔家门前。小郭说二娘要发动生物战。二娘明人不做暗事，回怼：就是看不惯那一家子人，有两个钱张狂得鸡毛压不到窝里……

五豆腊八二十三，春节前，我回老家扫灰尘。又见二娘忘了关拉电闸。一汪清溪流没声息地注入巷子尾老海叔的蒜苗地里。找我家房租的小郭微信转账后，指着朋友圈里老海的儿子小海，还有二娘长子，也即我的另一位堂弟侯大说，他这两个同学都在西安贩卖，疫情来得突然，两家都隔离了，侯大的存款买了理财产品，小海转借万元……他把他们两家平安无恙的视频让二娘看了，二娘抹抹眼泪，“唉”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……

下雪了。二娘又忘关电闸了。巷子头二娘家和我家门前汪洋恣肆。我们两家地势高，水往低处流淌。雪花在涓涓细流里转瞬消融。深井里抽上来的地下水象泉地冒着热气，又一次流入老海叔蒜苗地里，地沿边的几株迎春枝蓬松地鼓胀着土红色的苞蕾……



商洛山

(总第2289期)

刊头摄影 贾书章

落雪

程毅飞

盼望着，盼望着，一场大雪终于纷纷扬扬落了下来。屈指一算，距离壬寅虎年春节不到10天了。这场雪的到来，无疑将给即将到来的年增添几许妖娆和美好，或许，这场雪就是专为新年而落的吧。

雪来得有些突然，一点征兆都没有。昨日还是阳光灿烂，夜里繁星点点，今早一觉醒来，窗外已是白茫茫一片。打眼望去，车辆、楼房、街道、原野，都被白皑皑的雪团裹着，覆盖着。在雪的缜密遮掩下，分不清哪是山川，哪是河流，哪是坦途，哪是暗壑。天地平铺直叙，一片白。雪，让大地变了模样，让大地上一切事物失去了本来面目，也消除了许多的不平。

在我心里，一直认为，落雪才是冬天的标配，没有雪的冬天，压根就不是冬天，至少是不完美的冬天。谁曾想，这场雪就在人们不经意间“随风潜入夜”，飘飘洒洒，翩翩跹跹落下了。还有什么比久盼的东西突然间出现在眼前，更令人喜出望外呢？

隔窗望去，雪还在下着，像鹅毛，似飞絮，或在空中缓缓落下，或借风势旋转飞舞，一招一式都极尽浪漫与轻柔。看着这从天而降的尤物，不由让我想起清代词人纳兰性德，想起他的《采桑子·塞上咏雪花》：“非关癖爱轻模样，冷处偏佳。别有根芽，不是人间富贵花。谢娘别后谁能惜，飘泊天涯。寒月悲笳，万里西风吹海沙。”踏着清寒，踩着霜露，轻手轻

脚，以爱的模样，温柔飘洒，是花，却无根无芽，潇洒的姿态、高洁的品格，岂是富贵人间所能种植的？初读这首咏雪词，便被它深深感化了，灵魂瞬间被击中，由此便恋人般爱上了这冬之精灵。

走出家门，迎接这轻柔素净的女子，满眼都是惊奇和美好。松柏毕恭毕敬，捧出一朵朵洁白的雪团；柳枝低眉顺眼，任雪花轻抚，凌霜摇曳；大河身披玉带，蜿蜒向前；顽石变了模样，宛如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馒头；山山岭岭，银装素裹，原驰蜡象……公园里，河岸边，人们三三两两，或伸手捧着雪花的晶莹；或仰面接受飞雪的洗礼；或追逐着嬉戏着，迎雪奔跑；或手牵着手，滑雪而行……

无论大人还是小孩，融入这洁白的世界，眼眸是明亮的，心地是纯净的，胸怀是宽广的，灵魂是安静的。此时的心里，似乎都洋溢着一个童话世界。

落雪的时候，总会想起家乡，想起父母，想起往事。想起雪压群山的坡岭沟壑，想起冰凌倒挂的老家屋檐，想起码放整齐的探探柴垛，想起围炉而坐的熊熊炭火，想起炊烟袅袅的灶火饭香，想起父母清雪扫院的温暖身影……落雪的时候，也会想念远方的同窗朋友，曾几何时，一壶淡茶，几两小酒，看雪花飞舞，话理想前程，一份缘，让遇见成为永远；一份情，让雪冬如春天般温暖。今又飘雪，远方的朋友，愿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

“终南阴岭秀，积雪浮云端”。雪落在南山，山岭静美而俊秀；雪落在人间，带给尘世柔软的暖。飘落的雪花，是来自茫茫天宇的问候，是寄自天堂的书信。面对迎风飞舞的雪花，我感知到了一种幸运，更明了了什么是沉静和勇气，让人心生欢喜。当然，这个时候最开心、最惬意的，自然是以土地为生的农人了。因为，他们谁都知道“瑞雪兆丰年”哩！

水往低处流

侯占良

一个交待。

二娘回忆往事，字清句晰，逻辑严谨，我口误的人名地貌，她纠正得敏捷、准确。反应比那些二三十岁的大姑娘、小媳妇还要利落。她过去趟村口卫生所，要我先四处逛逛，饭时回她屋吃糊汤面条。

我点点头，与租我房开纸扎店的小郭打了声招呼，抬脚往巷子尾老海叔家走去。远瞅，老海叔家的五层楼像河堤，芦苇大小的一畦蒜苗像绿萍，拄着拐杖一动不动守望蒜苗的老海叔则像钓鱼老翁。近看，一株株苗条、水灵灵、旺生生的蒜苗，像一队队舒展展筋、排列有序、接受检阅的孩子似的，消化着老海叔的孤独和落寂。

老海叔要给我泡茶，瞄了眼半天滴不出一

两点水的水龙头，苦笑着又返身侍弄蒜苗。

我们村在高车岭根，村里把南秦河水抽上岭头蓄水池，再分送家家户户，老海叔、二娘、我家，都在村子边沿高处，水小、断流属于常态。

见我要走，老海叔拔了一把蒜苗要我转告二娘和她们的家。我问为啥不多走两步，当面谢忱哪。老海叔摇摇头嘟囔：你二娘不待见我……

转回洗车坊，二娘赶村口收快递，暂坐房客小郭家，喝茶、抽烟、聊天。无意间扯起二娘与老海叔的过节，小郭弹弹手里“红塔山”烟头上的灰絮，呱呱道：都是这瞎东西烟害的……

先前，二叔和老海叔都种大蒜，各自承包十五亩地，二叔动手早两年，点几背。收成好，价跌了。天早没抓住苗，蒜价又打了激素似的“噌

噌噌”猛长。老海叔与二叔反圈儿绕，几年狗屎运立起五层楼。立楼就立楼，偏偏烧地见人发中华烟。发烟就发烟吧，偏偏发到二叔面前没了……

这事你二娘记着。小郭住了话头，提壶续水散烟，我眼前闪现着二娘夏天的怪诞……夏天，二娘用破瓮、烂盆，大小废弃油桶栽满花草：石榴、海棠、月季、万年青什么的。那个铁丝箍着伤痕累累的八斗瓮里的红薯花半人高，花骨朵拳头般大，煞是耀眼，只是味道腥酸臭。

——二娘把豆渣、剩饭、鸡粪、狗屎，甚或茅坑里的尿底子，兑着泔水频频塞进花盆，下水道时通时堵，盆盆排泄的污水，像一条时有时无的黑红色蟒蛇，在毒日头的发酵里，在苍蝇蚊子的